由庚堂集

由庚堂集卷之二十二

縉雲鄭汝璧邦章甫著

祭文

泰嶽祈年暨　報謝文

今天下稱名山者無如泰岱其能興雲雨而為民禦災捍患者莫如泰岱之神卽父老兒童士女之所奔走而尊事呼號而徼福者亦無如泰岱之神蓋神之為靈四嶽莫敢望焉

去歲東土昏墊下民其咨都御史入疆而怪之豈其域有岱宗而不能爲民祈順成之福毋亦天災流行卽神偶不能得之歲耶乃父老子弟日夕拜舞籲祝庶幾有秋以昭神之貺然自去冬無雪今春少雨土膏未潤三苗失秀父老子弟寢食之弗遑以爲歲憂都御史惻然興嗟而心復怪之豈此下民弗弔于天而神故靳之膚寸之澤耶抑都御史與群

吏之不蔽職而神督過之也夫　上帝至仁閔凶不再卽都御史與吏有辠身當之爾胡以移之民也今都御史率群吏禱而齋心告虔于神願及時降之甘澍育此斄麥俾獲有秋以慰我父老子弟皇皇之望都御史敬與吏民百拜稽首謝神之大貺而光昭其威德如其愆期以爲民恫惟神之羞必不其然惟神鑒之

嗟我東土之民自去秋霖雨爲虐百穀不登老羸溝壑流移載道徂春益以亢旱二麥就槁哀我孑遺皇皇莫必其生都御史痌瘝迺身日督藩臬諸司暨郡邑長吏蚤夜拮据爲家乳人哺計惟是甘澍未霈匪伊人力則率百執事竭精虔禱于澤于　岱宗之靈遂荷神功出雲膚寸不崇朝雨大霑足俾我來牟豐艾以昭受　上帝明賜遺黎再造四境晏

如逸于西成黍稷稻粱菽麻菽粟之屬亦賴有秋以克我國賦寧我嬬子斯豈不敘一人敢徼　鴻貺亦惟是　明神大哀於億兆元元不欲殞絕厥命四冬八蜡咸秩以報厥施豈以　明神與雲雨嘉惠我東人而敢忘嘉粟肥腯之告近聞諸星史謂金木相凌在虛危野法應於歲嗟茲瘠痍甫起天其忍復降割亦惟我　明神眷恤以請命　上帝俾轉

奕毓祥惠無疆於我億兆時惟　神庥謹告

山東名宦祠祭外祖高密諭樊公文

巖巖泰岱泱泱東海誰其有之尼父萬載誰其似之維公斯在生而軒軒顧學尚志契彼文莊言師鄒氏得門而入成秇以歸人能振譽文苑揚輝啞手一第竟貢賢關木鐸于魯接武尼山公志曰愉曰余膽孔而教其鄉敢墜其統識大在人敬業可宗臯比譚易化雨春風鐵畫錚錚信心而發聲吐爲律書奉爲

濮聖人之徒聖人之邦師嚴道尊化馳道光
義方啓佑胤子登庸浩然歸與仙都空同出
處高標存歿順寧爰秩祀典奠之兩楹翳余
小子言撫大東觀風齊魯拜謁閟宮廟貌巍
峩聲華震疊尚有典刑門人多棄小子髫蒙
公指脈母兒大而門宅相知否今把公神儼
焉如睹髣髴音容有懷噓訴高高彼蒼悠悠
我思公乎不朽默相冥漠於戲

福建名宦祠祭高祖邵武府君文

於赫我祖毓秀五雲明經飭履大雅不群師楊文懿言薰其膏進之老友獎以秋濤天奇一第貢于賢關白眉振譽志尹希顏牛刀小試佐政棋川哦松燕蕙阜魯齊肩大獄株起力批其根公府抗言民以不寃三則成賦舞文斂手徭平事治豐碑萬口九載清風奏最天子折腰既慵歸來江渼畏壘有懷扳轅無

托乃晉示易祠之東岳去思何武種德召公祀與載秩俎豆釁宫於戲我祖不滿于位而示其仁榮名千古佑我後人小子不類叨守閩藩揚芬媿芷飲水知源行部式瞻敬薦蘋藻祖德宗功同彼有昊父老縱觀孫何似祖敢不滌思無忝我所灌既降兮中心愴而靈如在兮相此顓愚

祭耿恭簡公文 祠在酉都

維公天子先覺學本誠身生機匪强一體者仁以磨以琢有功有覩成智維信剖幻歸真造士南國桃李芬榮祝公者貌傳公者神余辱公知三山七閩余從公遊兩方二程式瞻祠宇聽賭如新示我周行遐不作人于以薦公澗沚溪蘋于以見公月白風清

祭楊方湖座師文

憶惟　穆皇之御極兮歲丁卯而龍集比省士而弓招兮浙髦紛其林立翳雲錦之長鳴兮需剪拂而後入誰伯樂之一眛兮價千金而收之媿駑駘之伏櫪兮亦矯首而仰嘶實洪冶之陶鑄兮幸聽命于吾師既鹿鳴而作賓兮與計偕于上國惟公門之賞鑒兮謂南宮其必獲賈餘勇而先登兮藉桃李之芳澤

時卑魯召對于丹扆兮旋晉陟乎內臺不肖亦具員于爽鳩兮接鵷班而徘徊日夕承謦咳于函丈兮近淸切之上台逮繡斧之南巡兮肆攬轡于中土開湯網以三驅兮拔忠讜于十疏弭玉節而朝天兮慰綢繆乎北部嗟直道之嶮巇兮倏陳臬而居東詎鵷鸞之鍛羽兮賦歸去于冥鴻遂手神之我遠兮欲問字其焉從曾尺牘之載託兮豈鴻鯉之沉浮

渺余懷之鬱聊兮忽歲月其如流瞻斗杓爍爍在綠野兮賜日九往乎石頭念不肖方乞身而遨遊兮得擔簦其走謁先寸楮以紹介兮戒春明之遠涉胡閽人之未投兮訃已聞而絃絕嗟嗟夫子之朗襟兮吸百川于滄溟才揮霍而剸犀兮一人雄入于九軍初製錦于山陰兮歌慈母而稱神君剔中外而樹績兮僉曰斯人之老成宜扶搖而息六月兮維

蒼生其有深情云胡騎箕尾而上昇兮寧無恨于冥冥丈人裂而太山頹兮念欲報之其罔極恨恨江湖之阻脩兮卽奔趨乎靈筵而未得用涕洟而失聲兮痛已斷乎肝鬲敬抒詞而遙奠兮悲風慘以凄其系江蘺而薦藻兮悲夜臺之孰知惟結心喪而交命子兮講百世以爲期

祭康大夫文

嗚呼胡天弗弔而萎哲人胡善弗祿而瘁閒身朝汎虛舟夕掩重泉豈存者永而造者玄

嗚呼康公嶙嶙九龍琅琅蒼玉孕奇吐葩昂霄振鵠蜚聲上國佐禮南宮銓卿賛務雅致英風乃陟豫章矍矍公餘豸冠于峩氷霜秋肅言賦歸來飄然拂衣東山蠟屐嘉哉遯肥五柳扶疎三徑逍遙枕流漱石月夕花朝予

守茲藩令儀寔親閑雲野鶴皂帽綸巾公餘選勝言笑追陪聽泉朝斗問字仙臺客歲冬杪予序公詩春仲初日公送我駒臨岐尊酒徘徊摻袪及予廻車拜公之堂公已伏枕自牖相望云胡弗起溘焉云亡始聞若夢既覺辛傷嗚呼石火電光彭殤何有桑扈返真尻輪柳肘薪窮火傳公窺其門乘化歸盡何者足論且也不朽月旦高評鵙鳴籟響山高水

清逝者已矣留者常新蘭蓀蕙茅接武儒珍
適來適去公何憾焉一晤竟尼予心悁悁薄
寫予衷托此芻醴衷之恫恫公知乎否

祭王太初文

嗚呼王公謂天無意胡畀公以德才之兼謂天有意胡方見之行而不予公以年豈彼蒼之不可問而人間世之難於全耶嗚呼哀哉公之心事朗日青天公之神理寒潭秋水公之才諝電掣風馳公之文章霞蒸雲起方其爲諸生時已嶽嶽而稱丈夫迨其宰花封入青瑣治安萬言自簡片語崢嶸若一柱之擎

天而煌煌乎如鳴鳳之軒翥與試西川得人爲盛中道外遷出以其正由蜀入滇由滇入粵羊腸九折鶴裝一葉歸九死其未移又何有乎萬里之跋涉帝獨眷乎孤貞命視學于中土轍未停而道南用旬宣乎齊魯適不穀之居東歲大祲以告凶目蒿目而持籌寔藉公之勛勸起溝壑而饘粥之盖六百萬口其雲從洵惟公之陰隲豈不穀之敢攘旣入佐

乎閶闔飛天門之八翼皇畀爾以大梁曰惟
保釐其邁德公抗章而固辭覩遺榮其若擲
裴徊乎陪卿之淸閒方北首而奏最將樞膴
之洊膺夫孰知乎身之不相待耶嗚呼哀哉
方輿名嶽遊一巳艱公陟其五靡勝弗探掃
片石以揮毫山川紛其若走文麗景而神傳
雲烟生乎郢手遊草繽紛以陸離光芒上燭
乎牛斗人雖往而精存信斯文之不朽公旣

覽九州而爲隘必汗漫乎天上之官府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於以襲維斗之氣毋矧摩尼之寂光超三災而普度公夙究乎無生且西遊而徹悟亦何恨乎尻輪吠指玉京而蜩附踏未竟之經綸付令子而武趨汗血日其千里丹穴翩翩乎九苞之彩雛惟嗟乎國家之失良臣吾儕之失良友慨世道之不淑能不長慟而悲走咽余懷之耿耿悵宿草之芊芊

言有盡而衷莫吐身難越而目空懸託楚些以告哀惟生芻之一束神洋洋其來歆儷九原之可作嗚呼哀哉

祭槐樓叔師文

維五雲之續郁兮鍾靈彩于仙都先生生而有此美姱兮騁逸足于康途僉謂絕塵而奔兮夫何上太行而長呼蹶霜蹄于歷塊兮抑扶搖之六息僅發跡于明經兮效脩文而守一職美淡安定之能造士兮公門紛其五色郎花縣以步武兮顧輿畫而歸與構草堂于谷口兮羌左圖而右書對靜芳以逍遙兮問明

月而賦詩開三逕過求羊兮浮大白而歌紫芝曰涉趣其容與兮加匕箸而勿藥聳玉山之嵬峩兮何翩翩其矍鑠睹令子之籲雋兮蜚青雲之先聲刻蘭孫之兢爽兮紛玉樹之英英謂百年猶未央兮任持螯而大嚼胡龍蛇之在辰兮一旦分夢覺于今昨緬余小子之穉椎兮夙授經于函丈聆都講于皐皮兮生筆花于絳帳媿雲路之先登兮歸猶獲奉

乎履杖愚谷過從而嘯吟兮春風連袂乎鶴
鷺迨起家赴白下兮鬱摻袪于郊關謂余將
泛燕子而從汝兮攬佳勝于鍾山敬挈舟以
戒迎兮溯秦淮之潺湲訝星精之忽墜兮竟
長逝而大還嗟老成之凋喪兮誰儀羽乎後
生嘆宗門之寂寥兮酬正色而拄撑即阿戎
之塊壘兮倚大阮而崢嶸既安石之先捐兮
將車騎其奚營凄猿鶴而殘松菊兮驚山鬼

而沉客星花月憭而樓臺閟兮雲黯黯而水泠泠痛殮含之莫視兮竆躬働而靡能聊寄哀于楚些兮寫余衷之怦怦靈炯炯其若存兮知歆格乎混冥

祭李禹門文

嗚呼李公遽止於斯耶其然耶非耶短齡屈于弱植公生而魁瑰豐下白晳偉然一丈夫善飾轟飲終歲不一御藥餌昕夕起居亡恙也而胡遽止於斯耶人生多屯多懼或抑鬱無聊日損其天而奪之算公系出仙李自少司勉公垂戩穀大父州守公承之以佑啓尊人藩幕公贊務蟬聯而公享有康祉幼而敏

智長而克家入胄而文以世其先翩翩佳公子也仕而丞大官克舉其職擢同知遼州事視篆勤民廉平有幹聲藉甚中丞直指使者數上書薦公遂陟閩都運副使稱大夫至貴適矣夫天畀之亨衢曾不少苦其志而又階之以世胄所不能躋之榮而意大得郎胡福弗介耋期且固有之廼遽止於斯也嗚呼痛哉余辱公講世好以女字其仲子披哀示膈

相得甚驩愚谷仙都紫芝滄浪時相與吟嘯嬉遊脫然形骸之外比公入仕余間相周旋公大德余而余謝不任己亥春余起家赴白門適公入閩便道過里握手燕咲仙仙乎樂也亡何別去悵悵路岐可一禩所而公晉楚藩右史余寄詩促公來泛燕磯牛首作十日驩而今已矣嗚呼痛哉公年長余一歲而神王體胖故倍余乃一旦溘焉以逝其然耶非

耶余始聞而斷斷不然已而疑又已而痛不知涕之涔涔也雖然公之厚生備矣而復留思于三晉秩騶驔於五馬不可謂不達矣第令不歸而晝遊里中且襯而歸耳歸而樂親戚情話者累月疾已革而神炯炯書遺命一何周析也有五丈夫子子而孫孫而曾繩繩振振得全而昌公業合怡于易簀之日矣顧余所恨恨者以公之健屐不再假餘年以逍

遙于玄都好水間而余又越在千里外不能與于執手視含之列公臨化遺書于余慇懃三致意焉余讀而悲悲無已也乃信筆爲詞佐絮酒爵公公有知耶其格余之衷耶無知耶而秖以寄吾之哀耶

祭樊明臺文

嗚呼人之榮悴萬幻難齊即以問天天亦何期然未有紛紜于今昨若公之變揩于須臾垂老而不可知者余又安能不捫臆而纏悲嗚呼痛哉惟公生而爽朗霞舉軒軒茂宰尊人啓佑公先桂山蔚葱白眉最賢弱冠聞詩人闈我浙一第唾手坐而超忽好學不勌延攬英喆見善則遷升堂百折歳當辛卯名巳

入彀而遴數奇僬焉弗售時譽翩翩聽高躡天旋貢春宮司訓海鹽公當是時有子肯構負郭承驩俯事孔厚仲也于飛矢歌鹿鳴究公未竟用賓于王振振孫曾頡頏繼武公康于堂解頤交孋取億兆而媲量如公若千而一耳而酬知乎造物之小兒耶嗚呼痛哉公素善飭樂不知疲乃稱掾史詭銛金錢長公既逝仲亦棄捐返服里居氣息奄奄蘭摧蕙

披珠沉玉瘞骸坐書空悠悠扃語回視鄉老之迪康若九淵之深墜嗚呼痛哉人生夢寐轉眄層雲朝歌暮哭始戚終忻亦其常爾曾何足云顧如公之憂樂若一身而兩截慨往者之莫追悲來者之靡輟雖木石乎何心將三嘆而莫歇嗟百骸兮誰親卽四大其疇設公有健婦情貳而攜投艱于昔力猶可支老而桂薑寇仇相抵義絕親離濯髮難紀此爲

公恨恨不可止嗚呼痛哉余辱公知筆研與

同會文講業武林之東二三知巳脫穎飄蓬

幸而晤公合悲握手公莫余視余進公酒牽

裾導席且喜且惜云胡斯人而有斯疾逮余

起家驅車天涯公執余手別淚交洟忽聞公

訃是耶其非耶如公有待待余且歸言脩舊好

相對支頤乃公何俟化疑柳肘隔余萬里合

視何有躃踊而哀公耶何知惟知余心不忘

公爾爰肇成此屢作屢止作者何竆止者已
矣朋友無歸歸于我所公尚有子窀穸宜妥
生㓜寄遠不入公眼隴樹離離春雲慘慘公
有聞孫竚承公志何以酹公瓣香炙絮公靈
洋洋格之乎未嗚呼痛哉

祭萬丘澤文

維公天篤人豪材具文武駿烈則銘著旂常秇苑則譽標繡虎機鑒沈雄神明精諝落落心胷軒軒眉宇推赤開誠洞撤城府慕義則一諾千金吐論則片言千古曩余上谷提兵幸聯簪組意氣襟期寸心相許接轂連鑣笑譚尊俎絲肉繽紛引商刻羽抵掌則志激風雲用壯則氣吞胡虜睨萬落若彈丸指九邊

於掌股余謬許公神鋒豪舉藻溢縹緗玉霏
談麈庶典午之名流振遺風於江左公亟歎
余爲知言眞鮑子之知我公尋按節于東遼
余亦建牙於東魯余返初衣雲泥遂阻公業
日恢榮仕日膴經略句麗而夷種虔劉撻伐
龍庭而氐羌帥敘爰簡甿于內臺尋總制于
畿輔方待召于莞樞衍世延于萬兵胡弘施
之未竟乃困頓于二豎撫二紀之易遒余復

銜 命於西土睇河山之非遥嘅酒壚之眞覩繹遺言於故纏尋笑端于往緒能不雪涕興懷承耿滑滑於乎一束生芻糅以椒醑句汪之傍河汾之渚雲旗婀娜有光如炬得非公之英靈鑒子之微璅也邪

祭曾景默文

於乎逴者陽侯爲虐河流奔溢中州滔襄民其溝瘠　帝眷南顧昬墊是盡乃命中丞水土爾職公亦匪躬爰諮爰畫手足胼胝瀕釆羣策神茈目蒿垂底厥績庶宣房之告成奠玄圭之是錫胡陸沉之小康倏横流而淵浩乃焦勞于四乘竟殉之以七尺於乎哀哉人之云亡奈此邦國惟我與公投分在昔同舍

爲郎論心昕久出則聯鑣處則接席問業譚文疑義欣析余既忝藩遂阻南北公復典禮聲華日艷前後擁三郡之朱轓卓然爲良二千石卒借金華接壤下邑山顛水涯周旋顏色尋秉憲於楚泰見夙猷于敭歷全淛保釐聿分岳伯余載蹶而載起慨山川之睽隔倩絡繹於郵筒信交脩而求益喜將雛于晩年羨掌珠之的皪期膴仕之日躋展鴻施于亮

殢胡齋志而就寘埋璚枝于窆穸於乎追念
生平襟期肝膈與懷救血潌潌沾臆萬里走
使絮酒雞炙落月屋梁中宵如覿

祭劉晉川文

唯公喬嶽之標素絲之節用盅不盈淵澄渟泓言行可質諸鬼神經術紹明於往哲胡識歲于龍蛇竟芝焚而玉折緬風義之綢繆能不雪涕蘇蘇而承睞也邪歲維戊辰南宮釋褐公也龍驤余忝驥末公方迴翔金馬著作之庭庶幾天祿石渠之業巳拜夕郎風動朝列尋左轉于雲司謬左提而右挈問學相資

是劘是切余既剖符于七閩遂乞身于巖穴公亦秉憲乎三秦復衡文于兩浙明月呈彩乎南滇竹箭標奇於東越下國人文於斯爲烈提兵紀績于薊門分陜歌棠于楚藩三輔內臺後先節鉞爰掌天銓冰心瑩徹藻鑑斯明鵷鸞區別紆 皇眷以咨嗟念横流之蕩潏公乃有事於璧薪不辭雨沐而風櫛雖黴瘃而忘勞唯盡瘁而莫輟已平成之偁工信

臣力之已竭嗚呼江河湯湯日月昭揭偉績
榮名雖歿弗歿遺廟噭詞椒漿是設罔罔寸
心臨風結慖

祭王對南相公文

繄恒嶽之峻極兮崍磅礴而岩嶭苞太始之光精兮應昌期而降神爰符靈而受命兮廼亶稟於偉人猗相君之持挺兮允聖世之祥麐端中揆而作輔兮惟夙夜之亮寅表獨立而正色兮聳巖巖于朝紳曩儲貳之居震兮虛東朝以待謁恐天意之棐忱兮悅中外而觥䚗獨抗疏而昌言兮凜大臣之風節去就

以之而弗顧兮砥中流之巀嶭壁玉山于萬
尋兮翔鳳皇于千仞跂風微之難攀兮播朝
野之嘉問每蒿目于時政兮信王臣之篤藎
念重熙之眷懷兮偃經綸之弘藴與台衡之
載秉兮詡皇圖于昌運胡騎箕以全歸兮竟
梁摧而玉璺何玄宰之沕穆兮乃一老之不
憖曰余駑下之無良兮夙附公之後塵感國
士之特達兮曖熙臺之如春傷老成之萎謝

兮念典刑之未湮遡埃風以陳詞兮託餘哀
于渚蘋神烈烈而若存兮格愫誠于芳馨

祭顧冲菴文

惟公英爽之姿豪傑之槩機鑑沉雄風期慷慨節烈無愧于古人義分獨深于交態若乃定傾救變之略長馭却慮之謀指撝吐論電激星流是則陶士行劉越石之儔乎至若右引鑿落左拈不律采韻則金石有聲醉墨而怒猊抉石顏褚斯足抗衡淵雲爲之退席朝提猛士夜集騷客是則孔文舉劉穆之之匹

乎反經制猝熄戕巾之喋功在兩浙張廢振
弛策跳梁之虜勛著九邊去就無動于中信
出處之超然葛巾私第詩筒酒船聖主拊髀
于廉頗蒼生引脰于深源幸得一究其用庶
素抱之足宣胡一疾而入滕御飈輪以僊僊
緬懷夙昔能不涕潸於乎公昔建隼甌栝深
心獨契過我林泉談芝之討桂誃以余之顓蒙
謂足當乎重寄中林無容于鑿坏東山未免

乎捉鼻余旣兩出無補于明時深負知己之
是愧於乎辦香東帛遣告繐帷公其有知鑒
此涓埃

由庚堂集卷之二十二終

由庚堂集卷之二十三

縉雲鄭汝璧邦章

奏疏

交代謝　恩疏

奏臣先任榆林中路兵巡道陝西按察司按察使萬曆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陞授山東布政使司右布政使憑限本年七月二十九日到任因邊道候代未

離地方續於本年九月初二日准吏部
咨爲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奉
聖旨鄭汝璧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
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寫勅與
他欽此備咨到臣臣郎望
闕叩頭謝
恩訖臣因山東地方多事星馳赴代於十一
月初九日至省城准原任巡撫山東右

副都御史孫鑛咨送原欽奉嚴處預備
倉糧查閱民兵督發班軍督催薊鎮宣
大糧餉
勅諭四道達字三百八十九號
符驗一道
令旗令牌八面副原掌嘉字三千五百四十
八號巡撫山東關防一顆并吏卷等項
各覿面交代與臣接管行事伏念臣愚

猥以樗材起之草莽未效寸績于西垂

遽叨重寄於東土

恩逾高厚感溢尋常顧當海警之戒嚴兼值

水災之荐至臣既慙力薄復惕時艱敢

不誓竭愚衷勉圖實濟多方拯恤期齊

民旦夕之安專意修防爲海邦緩急之

備臣下情不勝感戴屏營之至謹具奏

聞

留班軍防禦疏

題臣據山東按察司呈蒙臣憲牌照得倭奴盤踞釜山爲謀叵測近該兵部覆奉欽依不論倭情順逆一意脩備山東三面環海均當禦防但地方兵力寡弱不足分布雖經

請調南兵及召募選鋒第主客之勢不同烏合之衆難馭且民苦災疲軍餉匱詘措

虎撫策兼之城守乏人尤可深慮查得所屬衛所官軍原爲捍衛地方後調赴班軍伍勞困而東省始無兵矣卽今地方多事班軍應否議復行布政使田疇按察使夏艮心等會議得山東外環滄海近接倭夷遇汛乘風內犯倐忽以故國初置衛所設官軍而于青萊登濱海一帶尤加嚴密盖專爲地方桑土計也自

正統己巳以後將本省官軍槩調京操分爲春秋兩班更番入衛迨至嘉靖庚戌年兵部議奉

欽依于京操官軍內撥修邊墻此京邊班軍之所由始也本省衛所軍士實在京操春班五千四百二十八名秋班五千五百八十九名邊操春班六千名秋班五千九百九十一名遞相操役歲以爲常

而東省衛所如初兵防非舊矣去歲倭據朝鮮不得已調南兵募選鋒一時若足爲備然兵以遠調則寧處之難衆以烏合則制馭之難重餉無措則供億之難計出權宜事難經久若非議復班軍則衆兵屯聚含加賦無以資餉當此歲祲民困之日更欲派徵其何以堪況軍在京邊無甚裨于緩急復還本省實有

資于禦防及查沿海地方自朱家口起至塘頭寨環曲二千五百餘里萬一有警南兵募兵六千名耳豈足防禦乞將班軍盡行復還衛所地方庶保無虞伏候裁奪具

題等因呈詳到臣臣議照自倭警以來嘗守之所持籌諸臣之所條議俱以山東爲首慮盖以兵力单弱迥與各處不同前

撫臣孫鑛悉心經畫題

請議復班軍以資守禦一時尚未盡留臣自受事日夕拮据力圖振飭凡可徑行不敢塵瀆惟是病深求艾事多出於權宜整襟露肘勢苦難于周備新募標兵三千烏合之衆可練而不可戰暫調南兵三千數少力分可戰而不可必勝方今春汛屆期守禦告急沿海班軍未敢輕

發
請畱仍不容已敬陳其說大端有五惟
陛下垂聽焉夫勢有堅瑕浙直閩廣餉足兵
强戰艦鱗集先年倭多被創必不輕犯
北而遼左蕞然重鎮亦稱堅備獨山東
瑕耳倭如狂逞避堅攻瑕山東首當其
鋒沿海二千五百餘里軍城星布王守
無人倭最狡悍來則勢必分犯急破一

城以相恐喝則虛曠之衛所與疲殘之
州邑必不能支而
京師南北騷動矣沿海守禦之軍可無備
乎此當復者一也夫事有本實衛所之
軍
祖宗時原爲防海而設後乃京操而近乃邊
操耳今仍
請海防乃復也非借留也而京營薊鎮持末

肯還竊所未喻據京營之咨議曰此班

軍者泒守

京都外城垜口者也夫防護

都城自當周備但虜警多在秋高春月稍

爲可緩倭警全在春汛備禦不容少疎

今以防汛至急之軍而過爲未然之備

且以供他役之用毋乃非

祖宗建置之初意乎薊鎮之咨議曰班軍修

石塘嶺工程及借防草沽等處者也夫修築邊墻戍卒頗衆安得以防海一日不可缺之軍以供邊徼不易畢之役重㕘插而忽內衛是不可以已乎至稱草沽防海則本鎮征調之軍俱已盡還儘足防禦而猶借山東之軍以克之則山東防海又將誰借乎舍已而耘人此當復者二也夫時有緩急兵有衆寡並急

則當爲寡者謀山東去倭盈盈一水乘
風揚帆瞬息可至無川谷疆域之限向
者海波稍恬視若少緩故以各軍赴京
邊之役今倭據釜山正與海東相對勢
益岌岌矣尚可以昔日視乎夫京營團
練之卒以十萬計薊鎮主客之兵亦數
倍他鎮蜂屯雲擁似不必借一方之戍
卒有如近日科臣之所議者若山東一

省沿海延袤數千里之廣除所兵暫調外土著不滿萬人惟班軍至二萬餘耳又舍其所急傾國而役他方譬之家以己之子弟赴隣之役一旦家有急而借人之子弟以充此不待智者知其無當也或謂各邊河南

中都之軍俱衛京薊何獨山東不知邊鎮主兵動以數萬入衛者遊兵耳河南

中都則俱係腹裏原無海防山東自兩班遠戍而全齊遂空盖非各處比矣此當復者三也夫兵資於餉山東之難增兵苦於餉也自去歲倭警戒嚴始加賦以餉新兵民間大蹙聚族而呼曰山東衛所自有防海舊軍奈何復募兵加餉而浚我脂膏也今歲重罹水災流離載道多方救賑之不暇安忍復加加徵派以重

其困乎夫以山東之瘠土疲民不及今爲經久之計復主兵以省客餉而今日召募明日加徵民力詘而元氣耗臣恐外警未弭而內憂且亟矣此當復者四也夫兵貴實用濱海之軍遠役京邊艱苦萬狀黠者工于影倩窘者瘁于奔勞鬼狀鵠形鳥竄鼠伏尚不堪工作之役而況操備之實乎若還復衛所汰其老

弱練其精壯復其營田優其月餉餉不加之民而軍不取之客以各衛所之兵爲主守以備倭諸營之兵爲遊擊以標下之兵爲調援土著漸可精練南兵漸可議撤餉損而兵足此久長之策也此當復者五也故議者僉以盡復兩班爲便但恐勢難遽反事在調停以臣愚計京薊之所重者秋防耳春可無往山東

之所急者海防耳腹裏則可往臣
請自今始以濟東兗腹裏等衛所盡數仍赴
秋班以青萊登沿海等衛所盡留本處
防守則在京邊不悞防秋之常期在山
東得修防海之實備在京邊得免行糧
之冗費在山東得省加餉之繁徵在京
邊卽缺數千人不見其爲少在山東得
復數千人實見其加多倭卽剿伏已先

時而備不為無事而玩愒倭如跳梁則
待勞以逸不為有事而周章沿海安則
全齊安全齊安則
京師益安是復班軍雖以衛東土亦以固
京師也夫分土而自便臣之所不敢也引
嫌而忽長計臣之所大懼也見在京營
薊鎮當事諸臣皆協衷體
國必能虛心調劑此又臣與地方之所大

幸也僉謀既同輒敢冒昧以

請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覆議上

請合無將本省沿海春班邊操官軍登州寧
海威海大嵩成山靖海奇山海陽寧津
萊州鰲山靈山雄崖安東諸城膠州十
六衛所共六千名悉免赴班容臣同原
留秋班京軍簡汰老弱選補精壯分布

沿海防守其腹裏春班京操軍濟南平
山濟寧臨清青州東平滕縣肥城莒州
九衛所共五千四百二十八名改爲秋
班并秋班邊操軍濟南青州肥城臨清
平山濟寧滕縣七衛所共五千九百九
十一名俱於六月內早赴京薊防秋則
庶不失
祖宗設軍防海之初制而亦不盡妨近日調

劑守護之權宜矣謹題請

旨

留漕銀遼餉賑荒疏

題臣據山東布政使司呈蒙臣案驗近該

部科議覆兗東災傷欲留本省漕糧四

五萬石平糶緣以改折咨行議處仰司

詳加妥議并查萊登災民作何賑濟通

詳依蒙行准糧儲道左叅政王士性咨

稱奉兩院明文親歷兗東二府查得兗州一府并東昌濮州等州縣被水淹沒困苦已極日食草子樹皮載道徬徨惟乞官司賑救各州縣倉穀無幾酌量煑粥放賑尚不足用又無錢糧平糴且平糴須用見銀極災之民無銀可糴不得均霑實惠乞另議

請賑濟等因又准分守海右道右參政沈九

疇海防兵巡道副使徐成位咨稱萊登
海贩民疲今罹重災艱苦益甚棄賣妻
子嗷嗷望賑沿海倉庾蓄積原少加以
防倭諸費搜用一空無從措處查得原
奉經略右侍郎宋應昌劄發馬價銀五
萬兩糴買米豆由海運遼接濟軍需銀
四萬九千六百七兩三錢分發萊登二
府糴過因浮海壞船不敢再運該青州

道僉事王道顯呈奉經略明文停運似
應糶價解還但今災民缺食惟望前米
救濟且明春防海兵衆本處乏米支食
應
請留賑貧民餘充兵食等因到司爲照山東
地方今歲均被災傷兗州一府與東昌
濮州等處爲甚而萊登二府尤爲重大
五穀不登饑民困憊雖蒙減折漕糧蠲

免存留糧石窮民尚未得濟見在積貯
無多不敷賑恤人心惶惶別無措處查
得河南江北
題留漕糧務金賑救乞將本省漕糧折銀
請留二萬兩賑濟兗東二府窮民庶得生活
其萊登二府地瘠民疲生計益窘兼值
防倭修守諸費倉庫空虛委難措處且
明春防汛南北兵將聚集海濵值斯米

珠薪桂之時尤應預為足食之計乞將

經略所糴遼餉盡數

奏留一則為煮粥放賑之用以濟萊登災

民一則為行糧月餉之需以資各兵防

倭支食伏候本院裁奪具

題等因呈詳到臣先該臣看得所屬災重

民疲責成有司正官多方拯恤又恐各

官虛文塞責民不霑惠行委分守濟南

道右叅政汪應蛟分守海右道右叅政沈九疇東兖道缺官委糧儲道左叅政王士性海防兵巡道副使徐成位徧詣郡邑逐一稽覈酌量倉庫盈虛查理災民多寡分村煑粥分等放賑或行平糴或借子種區處明確具冊詳報續據各道議報前來凡可委曲調停臣即權宜措處拯恤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按臣

議照山東今歲水災重大西三府兖東爲甚濟次之東三府萊登爲甚青次之

閭閻凋瘵民不聊生仰荷

皇上洪慈改折蠲恤民困稍甦近復

嘉納部科之議憫念兖東行臣議處

嘉惠元元

恩至渥也臣叨有撫綏之責敢不奉揚

德意悉心查議先是臣督行各道分府親歷

查核歷處詳報臣酌量議

請以故不敢遽行

題復今據查報兖東二府州縣當水下流

淹没最慘老稚仳離日拾草子刮削樹

皮以充口食雖經搜括倉庾煮粥放賑

但人多粟少麗支目前來春青黃不接

生計益艱無告窮黎枵腹待斃殊可惻

憫臣欲議截漕糧平糶顧恐改折數多

國儲難損又貧民無銀可糴終未蒙
恩欲多
請內帑賑濟又念司農告匱不敢取盈再三
籌度
請於本省漕折糧銀內量畱二十萬兩分發兗
東二府查賑極貧災民以延旦夕之命
數不加多而惠可溥濟似爲便益臣伏
覩江北河南等處或發漕糧或畱改折

動數萬計臣所
請者不過彼中之一二耳竊諒
皇仁必所不靳也至於萊登二府沿海蕭條
災傷尤重見今斗米三錢十室九空棄
妻鬻子載道啼號人情洶洶非破格賑
施疲悍之民恐生意外且來歲防汛兵
集海上萬口待炊無米接濟脫巾可虞
所幸遼餉停運若天降殍民欲眈眈日

望此米爲存活計矣設議平糶還價則

垂死貧民何銀告糴若欲官給取償則

備兵放賑撥括已盡臣竊惟

朝廷軫恤外邦不難捐金運餉遠爲救濟

而況中原赤子窮苦至極卽以本地所

糴買者就濟本地之急諒亦

皇仁之所不靳也旣經司道查議前來輒敢

冒昧具

請伏乞
皇上軫念民艱
勅下該部再加覆議上
請合無將本省改折漕糧銀內量留二萬兩
分發兖東二府被災州縣或買米煑粥
或分銀賑濟如法散給俾霑實惠造冊
報查其見囤萊登二府原糴運遼米豆
免其還價容臣動支一半賑濟災民照

兗東煑賑事宜給發報核一半留給來
春防汛各兵支食庶民生可資全活地
方亦保無虞矣夫行臣議處本爲兗東
而臣兼以萊登
請所議本賑貧民而臣兼以兵食
請實爲東西六郡俱係
皇上赤子
天恩一視豈忍使之向隅臣據實陳乞無非

廣
皇上浩蕩之仁爲災萌更生之計而已至於
兵食一節更有可言者盖自去歲倭警
以來召募新兵加餉一十六萬民間已
不堪命今歲災傷重大各項錢糧俱荷
蠲停多方拯救之不暇尚忍派徵以重其困
乎顧兵不可一日缺食則餉一日不可
不處臣極力籌維尚無計策故敢議

請遼米一半以少濟萬一餘者當再行區處

議

請蓋兵餉措置一分則疲民免一分之徵派

亦部科議處之一意也伏惟

皇上垂察臣下情不任激切懇祈之至謹題

請

旨

繳賑煮銀粟疏

奏臣據山東布政使司呈准守巡兵備等

道咨牒造送散賑煑粥救濟過

魯府貧宗并濟兗東青萊登六府所屬被

災州縣衛所士庶軍民人等用過

欽賑等銀并支過本處倉庫錢糧數目文册

到司查得節蒙案發

欽賑銀四萬兩

內宮賑銀一萬一百兩秤出附餘銀一十六兩

三錢

欽定捐助賑銀三千兩戶部題留太倉草銀二萬兩漕折銀二萬兩兩院題留漕折銀三萬兩遼餉米豆三萬六千七百九十五石九斗九升零比因煮粥米不敷又於題留充餉臨德二倉米五萬石內動支一萬九千三百五十三石三斗及本省各府州縣庫貯各項官銀并兩院

俸廪贓贖銀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三兩六錢七分七釐四毫零銅錢五十萬八千九百九十九文預備倉穀四十三萬二千五百三十二石七斗五升七合八勺零米豆雜糧二萬五千七十四石七斗五升三合令義民輸賑銀四百二十八兩五錢一分米穀雜糧四千二十八石五斗四升于前賑銀內動支二萬六

千二百八十五兩八錢二分六釐零羅買米穀雜糧三萬六千二十八石八斗四升七合俱煮粥支用訖總計賑濟過魯府貧宗壽星觀𤺥瘄等九百七十四位賑銀二千兩穀二百三十六石儒學貧生軍民人等極貧一百二十五萬四千七百一十五名各賑銀錢米穀不等共銀六萬八千四百一十兩六錢七分三絲

銅錢七萬九百八十三文米穀雜糧三十二萬八千二百八石三斗六升八合零次貧八十九萬二千六百六十六名各賑銀錢米豆不等共銀三萬九百七十五兩八錢九分四釐零銅錢四十萬一千五十七文米穀雜糧一十四萬三千七百二十六石五斗一升九合零食粥饑民四百一十八萬七千八百三十

一名口共用過米穀雜糧一十七萬一
千六百四十三石三斗一升零銀五千
五百六十五兩九分六釐零銅錢三萬
六千九百五十九文各數目俱已明白
覃民咸霑實惠并無別弊其煮粥用過
臨德倉米一萬九千餘石伏候一併俱
奏開銷等因造冊呈報到臣該臣會同按
臣看得東省災重民困萬口嗷嗷荷蒙

皇恩浩蕩破格蠲賑臣等仰承
德意以銀粟散給待炊之民以米粥收食垂
斃之民督行各道分地巡查有司親身
周核一時災萌多獲更生遍地懽呼仰
祝
聖壽于億萬載臣等遵將救荒官員分別賢
否具
題勸懲外所有用過錢糧臣等覆加查覈

冊開節發

內帑弁臣題留及動支本處倉庫銀粟總

計賑濟煑粥共支用過銀一十三萬三

千二百三十七兩四錢八分七釐零內

除支銀二萬六千二百八十五兩八錢

二分零買米煑粥外實散過銀十萬六

千九百五十一兩六錢六分零銅錢五

十萬八千九百九十九文粟穀米豆雜

糧五十四萬二千八百一十四石零煮
粥賑救濟過極貧次貧宗儀生儒軍民
人等共六百三十三萬六千一百七十
六位名口節查明確委無虛冒等弊所
據各項錢糧及煮粥用過臨德倉米一
萬九千餘石相應一併開銷擬合
奏報今將造完賑者支用過前項宗民花
名銀粟數目文冊進

繳謹具奏

聞

由庚堂集卷之二十三終